



# 烈火金刚

刘流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孙世涛  
责任编辑：黄伊

## 烈火金钢

刘流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营

\*

787×1092 1/32 17 3/4 印张 2 插页 373 千字

1965年9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2月北京第2版

1981年1月北京第12次印刷

印数 1,258,001—1,468,000册 定价 1.15元

## 目 次

第 一 回	史更新死而复生	赵連荣舍身成仁	5
第 二 回	白手夺枪排长奋勇	仰面噴血鬼子丧魂	20
第 三 回	史更新一弹突围	独眼龙两次逃命	34
第 四 回	释誤会同志喜相逢	破包围敌酋惊馬倒	49
第 五 回	孙大娘慈心救难	刘鉄軍毒計害人	68
第 六 回	搜捕无踪伪軍遭袭	寻找未見支普突圍	79
第 七 回	找伤员发动民兵	释私怨听取正論	91
第 八 回	李金魁抓住解老轉	孙定邦跟踪何大拿	111
第 九 回	用乔装齐英施巧計	陷迷陣老轉說真情	127
第 十 回	听情报敌伪軍起糾紛	探洞口卫生員效忠誠	145
第 十一 回	遇危难堅强逾鋼鉄	鷓妇女残暴胜豺狼	166
第 十二 回	揮大刀丁尙武逞威	耍长枪李金魁奋战	185
第 十三 回	何大拿献絕戶計	史更新定众人心	197
第 十四 回	抗强暴妇女尽堅貞	逞淫凶敌伪小火并	212
第 十五 回	捉二虎楞秋除奸	救妇女肖飞献智	226
第 十六 回	三勇士潛入敌穴	众妇女冲出囚牢	250
第 十七 回	齐英寻找县書記	武男不舍再生娘	269
第 十八 回	庇武男大姑遭难	作死斗义子报仇	293
第 十九 回	一群鬼子入罗网	三路民兵战沙滩	311
第 二十 回	游鬼域老轉魂飞	受酷刑志士气壮	326
第 二十一 回	地头蛇一齐出穴	飞行员独身入城	347
第 二十二 回	飞行员大鬧县城	鬼子兵火烧村庄	369

第二十三回	探水井走狗尸沉沒	保机密众民血橫流	389
第二十四回	枪声响善群崩潰	血坛祭万众宣誓	417
第二十五回	两炮樓封鎖村路	一口井吸住人心	432
第二十六回	探机密伪乡长图謀	受耻辱新娘子自杀	445
第二十七回	武工队飞行閃战	田書記远策深謀	471
第二十八回	唇剑舌枪宣传战	生龙活虎埋伏兵	493
第二十九回	毀公路老百姓暴风卷土	歼敌人八路军猛虎出山	516
第三十回	英雄智取神鬼棋	群众暴动天地惊	550

## 西江月：

日寇侵略猖狂，  
人民群起反抗，  
领导全靠共产党，  
胜利灿烂辉煌。

战争似火燃烧，  
人民如铁顽强，  
八年抗日非寻常，  
烈火炼成金钢。

## 开头语：

常言说，钢铁要在烈火中锻炼，英雄要在困难里摔打！这话可真是一点儿不假。就拿八年抗日战争来说，中国人民就象生铁投进熔炉一样，烧了又烧，炼了又炼，捶了又捶，打了又打，才打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亚赛过金钢一般，耸立在这鲜血冲洗过的古老山河上，坚强无比，永远放光！

说起八年抗战，可真不是容易过来的呀！这不光是熬过了八年艰苦的岁月，在惊人的残酷困难面前，中国人民真是咬紧牙关，勇往直前，前仆后继，浴血杀敌，简直就是在血里火里滚过来的！八年哪，谁知道进行了多少次战斗，谁知道毁灭了多少财产，谁知道牺牲了多少生命，烈士的鲜血染透了多宽多厚的土地啊！中国人民可并没有被这些凶险吓

住，他們團結在共产党的周围，用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战胜了空前的残酷困难，創造了神鬼莫测的战斗艺术，壮大了所向无敌的人民武装。在这神圣的土地上筑起了銅壁鐵墙，把我們祖国造成了打不烂的山河，烧不焦的土地，吓不住的人心，挫不败的銳气，讓侵略的强盜們望而生畏，聞之喪胆。

今天，咱們要說一說抗日战争。可是从哪儿說起呢？参加战争的人民有数百万，从南到北的战綫有万里长。先不说东北的抗日联军，也不说华南的抗日游击队，也不说长江南北的新四军，也不说黄河两岸的八路军，单说河北省大平原上的冀中軍民，他們是怎样进行了这场轟轟烈烈的战斗的。

說起大平原上的游击战争，要从头來說可也太长。咱們掐头去尾，只說战争进行到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候，从有名的“五一”反“扫蕩”开始。这是在一九四二年战争进行到第五个年头的中間，日本侵略者对蒋介石国民党加紧了政治誘降，回师后方，集中了他們的主力部队，从五月一号开始，向冀中軍民进行了灭絕人性的大“扫蕩”。他們的战术是：“鉄壁合围”、“梳篦清剿”、“反复拉网”、“剔抉扫蕩”。他們的政策是：“步步为营”、“处处筑垒”，实行烧光、搶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八百万冀中軍民团结成为一个力量，抱定了有我无敌的决心，英勇地展开了反“扫蕩”。他們的行动可說是震山河，蕩人心，惊天地，动鬼神，創造了千古未聞的奇迹壮举。要問这场斗争到底是怎样的情形，咱們一段一段地細講。

## 第一回

### 史更新死而复生 赵連荣舍身成仁

当“五一”反“扫荡”打得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候，在滹沱河的下游桥头镇上，发生了一次地裂山崩的战斗。天上是飞机，地下是大炮坦克車，把整个镇子里里外外围了个风雨不透。杀声、喊声、枪声、炮声响成了一锅，从拂晓打到黄昏，从黄昏又打到天明，直打得硝烟漫地，火光冲天。可是打着打着，忽然間枪炮不响了，飞机也不来了，好象是停止了战斗。在麦子里藏着的人们都觉着奇怪，誰也鬧不清是怎么回事，眼巴巴地望着镇子里冲天的大火，明明知道是烧自己的房子，也不敢回家抢救。离镇子近一点儿的人们，連身子也不敢站起来，一个一个的在麦壠里蹲着坐着，还有的趴着，使劲地拔着脖子，一声不响，大气不出，直瞪着眼睛看着街口。正在这个劲头儿上，冷古丁的站起一个人来。

这人看样子約摸有六十多岁，滿脑袋花白的头发，下巴底下长着一綫山羊胡子，高身材，长瘦脸，两只眼睛象是有些不带劲，未曾看事儿，先要用手指头揉一揉擦一擦。他的胳膊窝里夹着一根榆木鍬把，有一把多粗，有齐胸口那么高，这就是他的武器。这个老汉向镇子里望了望，听了听，禁不住心神慌乱了，只見他把鍬把往右手里一提，猫下腰，呼呼呼順着麦壠就往前跑。跑出麦子地去，他脚步沒有停就又嘩啦嘩啦的进了高粱地。这时候的小高粱，长得还

沒有麦子高，他得把腰弯得更低，可是他的脚步也更加紧了。出了高粱地，离鎮子已經不远，他跳下道沟，拚命地往街口跑去。这人到底是誰呢？正是赵連荣。

赵連荣这个老头子，为什么象疯了似地往鎮子里跑呢？其中有个緣故：这场战斗就是他的儿子赵保中領着人和鬼子打的。

赵保中是个老紅軍战士，现在是八路军冀中軍区主力兵团的一个营长，他带着三个連的兵力，从反“扫蕩”以来，就連天連夜地跟敌人周旋着。多少个昼夜他們沒有能够睡觉，沒有得到过休息，也沒有吃上过一回痛快飯，本来就疲劳得够呛了，可是当他們向外綫轉移的时候，又在桥头鎮被两千多名日本軍队給包围住，这才造成了这次惊人的突围战。

諸位，三个連的八路军只不过是三百多人，要跟两千多日本兵比起来，不要說兵力相差七倍以上，就拿武器來說，也比人家差得远哪！八路军的营連里边，主要的武器就是步槍、刺刀、手榴彈，机关槍是很少的。日本兵可有的是坦克、大炮、机关槍，更不要說他們还有飞机、有毒瓦斯哩！再說，赵保中他們的彈藥已經剩得不多。叫誰說这三个連也是九死一生，万分危险哪！在这种情形之下，赵連荣怎么能不提心吊胆、情急神慌呢？

赵連荣一口气跑到了街外的場边。他看見場里模模糊糊的一大片，这是些什么东西呢？他用手指头揉了揉眼睛，走到跟前儿这么一看，哎呀，滿地都是死尸；他的心立时就咚咚咚地敲起鼓来了。他又仔細这么一瞧，哎哟！这些死尸个个都沒有脑袋。老头子明白了，噢！这些都是日本兵的尸体。因为他知道，到中国来的日本兵，在最初的时候，



被打死以后，都是裝到麻袋里，用汽車運走，這樣好掩蓋群眾的耳目。可是後來他們越死越多，用麻袋裝屍體裝不完了，這才改變了辦法——把腦袋切下來，裝到麻袋里運走。趙連榮又看了看，這些沒有腦袋的屍體，穿的都是黃軍裝、大皮鞋，每個屍體的旁邊，還都有一頂鋼盔。沒有疑問，准都是日本兵的屍體。一定是敵人往街里沖的時候，叫俺保中他們給揍死的。他狠狠地“啐！啐！”啐了兩口唾沫。又一想：俺保中他們怎麼着了？敵人死了這麼多，他們的傷亡還小的了嗎！想到這兒，他又急忙往街里跑。

趙連榮剛走進街口，就又看見一堆尸首。哎呀，這可都是我們的八路軍！立時刻兒就把個老头子給吓呆了：“保中啊！同志們啊！你們叫我老头子還怎麼活下去嘞！”他這幾句話，不象說出來的，簡直就是哭出來的。他以為趙保中這一個營都犧牲了。你看他，眼里流着淚水，顫抖着兩隻老手，一個一個地扒拉着，找他的兒子趙保中。

他找來找去，找了兩個過兒，看看都挺面熟，好象都認識，可就是連一個名字也叫不上來，更找不見他的趙保中。他很納悶兒，心里話：想是俺保中沒有死？于是他把这些尸首点了點數，一共是三十個。他這才清醒起來，“呃，保中他們一定是沖出去了。咱八路軍多會兒也沒有叫敵人全部消滅過。”他這兩句話剛剛說完，正想走回家去看看，猛然間，尸首里边站起一個人來。“啊！”這一家伙，把個老头子給吓得倒退了三步。

趙連榮使勁兒揉了揉眼，仔細這麼一看，嗚！好大的個頭兒，足有一冒手高，趙連榮要看他，都得仰着脖子。只見他膀扇兒有門扇那麼寬，胳膊有小椽條兒那麼粗，四方臉盤兒又紅又黑，兩隻眼睛又圓又大。濃眉毛，高顴骨，高鼻梁。

寬下巴，看樣子也就是二十七八歲，可是長了有半寸多長的稀稀拉拉的連鬚胡髭。他滿臉都是灰塵，就象剛打磚窖里鑽出來一樣。在他的左眼窩兒下邊有一個小洞，一條紫紅的血綫從里边流出來，順着鼻窩兒流到嘴角兒，又流到脖子下頭去。身上的衣服滿是血漿泥土，已經看不清他穿的軍裝是什麼顏色了。他手里沒了武器，緊緊地攥着兩隻象油錘一般大小的拳頭，怒目橫眉，咬牙切齒，全身都帶着殺氣。他筆直地站着，動也不動，活象個鉄打的金剛。老頭子心里想：這是個人哪還是個什麼？莫非我眼離了嗎？可這明明是個人啊！可人死了怎麼還能站起來呢？

趙連榮正在心旌疑懼的時候，就听站起來的這個人說話了：“老大伯，別害怕。我沒有死，我還活着。我受了傷，瀕得要命。”趙連榮一听他說話，這才把疑心定下來，又听着他這聲音耳熟，只是想不起是誰。于是他往前湊了兩步：“怎麼，你還沒死？你是誰？為什麼在死人堆里躺着？”他這一問，那人往前挪動了挪動：“老大伯，我真沒有死，這不是我還會走道會說話嗎？你看看，還認得我不？我叫史更新，我就是在你兒子趙保中領導下的史排長，我跟着趙營長來看過你老人家，我在你那上房屋西頭住過。不是有一天，我幫你鏟草，還替你磨過鏟刀嗎？”

趙連榮一听這話，心里全明白了，趕緊又上前湊了幾步，使勁地睜着老眼瞅了瞅：“你是史排長，大伙兒都跟你叫史大個兒。”史更新點點頭：“是啊。”“怎麼我看着你不象啊？”“這你老人家還用問嗎？這些日子就象過了多少年哪！別說是見了我，就是跟趙營長見了面，恐怕你也認不清了。”趙連榮一想：“對呀。可是你知道保中他們怎麼樣了？”

史更新本來不願意再多說話，但是趙連榮這麼一問，他

不得不把情况告诉给他，这才说道：“赵营长带着队伍已经冲过河去了，过了河就算是脱离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圈儿。你老人家放心吧，他们这就要过京汉铁路到太行山里头去了，那里是咱们的巩固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边区政府都在那里。他们到了那边，整顿整顿、准备准备，还要打回来。”

赵连荣听到这儿，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扑通”一声这才落了地。老头儿一高兴，他的话可就又来了：“不是说咱们的磊司令就在那里吗？他一定得派队伍打过来。可是，你怎么不跟保中他们一块儿冲过河去呢？”“因为敌人太多，咱们的兵力太小。俺们这才决定迷惑敌人——我带着一个排在这儿作假突围，把敌人的兵力吸引过来，赵营长他们才能冲过河去。要不是这样，就得全军复没；我们这个排本来都决心牺牲在这儿，没有想到，我被打死之后，又还醒过来了。因为弄不清敌情，没有敢动，刚才看着是你老人家，我这才敢站起来。大伯，咱别在这儿多说话了，恐怕敌人还要来，你快点把我领到别处去，我歇一会儿，你给我烧点水喝，我好去追赶队伍。”

赵连荣一听史更新还要追队伍去，不由得就吸了一口气：“哎呀！你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要追队伍？”“不，老大伯，只要我死不了，我就要追队伍。”赵连荣上前一看他这伤，脑袋上被打了一枪，这一枪，是从左眼窝儿下头打进去，从后脑勺子下边出来的。看了之后，连说：“不行啊！不行啊！你走不了。”他可不知道史更新这人意志坚决：“大伯，我觉着不要紧，脑袋上这一枪，并没有伤着脑子，这是六五子弹，弹丸小，要是七九子弹，可就完了。你放心，我相信我死不了，我不会走不动。”赵连荣听着可还是摇头：“现在到处都有敌

人，你一个人又没有武器了，我看……”史更新没有等他说话说完，就微微一笑：“大伯，我不会被敌人打死，别的不用说了。”赵连荣一看，史更新这么坚决，知道再说也没有用：“好吧，既然这样，那就快走，到我家去，烧水做饭还方便，吃了喝了，把你这伤好好地包扎包扎，你就赶快去追队伍。可是我背不动你，我扶着你走吧。”史更新说：“用不着扶，我能走。”说着俩人就往家里走。

史更新心里着急，恨不能一步走进家去，他的路又熟，不知不觉就走到赵连荣的前头。赵连荣一看他这股子劲头儿，心里话：真是好样的！受了这么重的伤，走起路来还这么有劲儿，气势还这样的勇猛。他在后边跟着，止不住的点头称赞：好小伙子，真行！这样的战士，鬼子兵八个绑到一块儿也比不了他。

说话之间，俩人进了家门。到了院里一看：可不好了！三间正房和两陪房都烧塌了架，火头虽然熄灭，可是死火还在着，烧得什么东西还吱吱的直响。院子里还有一个深坑，看得出这是炸弹炸的。一所整整齐齐的院落，连炸带烧，弄得破烂不堪，只有西南角上剩下了半间厕所，一间牛棚。史更新一看这个情景，不由得又是一阵难过。他发着狠地咬了一咬牙。这一咬牙可不要紧，就觉着伤口火辣辣的酸疼，疼得钻心，眼睛流泪，豆大的汗珠子从额头上滚落下来，两腿一软就倒在地下。

这时候的赵连荣怎么样了呢？他没有注意史更新。因为他一进家门，心里就气又恨。他的脸色变成了铁青，浑身发抖，使劲睁着两只老眼，看看这也完了，那也毁了，这个祖祖辈辈的老家，被糟蹋成了这个样子，真是心如刀搅，呆若木鸡！呆了好久，他把大腿一拍，“咳！”使劲地咳了一声，

这才吐出一口怒气。只见他捶着胸膛，跺着双脚，大声喊着：“保中啊，这个仇你可要报啊！……”这功夫史更新在地下躺着哼了一声。老头子这才回过头来，一看，知道他是因受伤过重，再加上又饥又渴，才跌倒在地。他慌忙上前把他扶了起来。房子全烧光了，只剩下厕所和牛棚没有烧，这可让他到哪儿去休息呢？只好把史更新扶进了牛棚，让他躺在草上休息。

赵连荣回身出来，想要给史更新弄吃弄喝。做饭是没有办法了，想法给他烧点水吧，可是铁锅已经炸碎了，水瓮也炸得光剩了个底儿，里边只有一点水，还掉进去了许多灰土。咳！没有别的办法，他在地下拾起一块破锅片子来，放在火上，把水瓮底子上那点泥汤子倒进去，就这样烧起来了。

这时候老头子已经顾不得别的，他在旁边一蹲，直瞪着眼看着，恨不能一时把水烧开，赶快给史更新喝了，好让他去追赶队伍，替他杀敌雪恨。好不容易才把水烧开了，他用衣裳袖子垫着，把水端进了牛棚，又想起自己腰里还带着两个刺窝头，急忙掏出来，掰碎了，在水里一泡，放在史更新的面前：“史排长，对不起你啊！你将就着吃了吧。”史更新知道赵连荣的脾气，他叫你吃你就得吃，所以一句客气话也没说，他就连吃带喝吃起来了。

史更新因为受了伤，吃喝自然是挺费劲。赵连荣一看他这个情形，就又问他：“史排长，你觉着怎么样？还能走吗？要是不能走，我就扶着你先到外边麦子地里藏一藏，然后再想办法。”史更新说：“不用，别看我的伤重，我心里挺明白，把这点东西吃了，我就去追赶队伍。我告诉你，大伯！这一次的反‘扫荡’跟过去不同，上级早就指示了，是长期

的，是最艰苦的，敌人一定要把这个堡垒作为长占的据点儿，你老人家应该早作打算。不过，几个月以后我们就打回来，咱们这是有计划地撤退，还要有计划地把敌人赶走。”赵连荣一听这话，心里可发起愁来了……。

说话之间，史更新就把这点东西吃完了。可是他倒觉着浑身无力，伤口疼痛，脑袋发沉，眼睛也懒得睁，连话也不愿多说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赵连荣明白：受伤过重和劳累过了火以后，就会发生这种现象，让他睡点觉才好。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外边不远的地方“乒勾儿”响了一枪。史更新一听是“三八式”步枪响，知道是敌人又来了。就觉着浑身一紧，腾的一下子站起来就要往外走。他又一想：这时候往外走不行啊！可是又怕敌人来搜查，连累了赵连荣。于是就說：“老大伯，敌人来了，你赶快躲出去。”赵连荣說：“我躲出去，你怎么办？”史更新說：“我就在这儿藏着，他不来拉倒，来了再說。”赵连荣一听就說：“这怎么行呢？我老头子能这么办事嗎？要走咱一块儿走，要死咱也死在一块儿。”史更新又問：“要走往哪里去呢？”赵连荣說：“鑽过‘通墙’上西邻。”史更新又說：“西邻也不保险哪，咱知道敌人往哪儿去呢？”

说话之间，又听见更近的地方“乒乒”连响了两声盒子炮，紧接着有人咕咚咕咚跑的声音，又有人追着喊：“站住！站住！再跑打死你！”接着又是一连好几枪。在枪声中间，“咕哩哇啦”的有日本人在說話。很明显，这是敌人来到近前了。史更新一听着了急：“大伯，你赶快躲到别处去吧，别管我了。”說着，他就往外推赵连荣。赵连荣說什么也不肯离开。史更新真急了：“大伯啊，咱可是一家人哪！用不着說别的，咱们应该聪明点——能逃就逃，能走就走，你看管

我，我有办法对付他们。”赵连荣也着急地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办，你依着我，赶快钻到草里头去。他们要是来了，叫他看看这个家糟蹋成了这个样，他还搜查什么？”史更新还想再说话，可是一看老头子真有倔强劲儿，又觉着情况不允许迟疑了，这才依了他。还没有等史更新自己动作，赵连荣就连推带搡，把史更新推到了草堆里头，外面又用草把他盖起来，他就一动不动了。

赵连荣走出了牛棚，想仔细地听一听外面的动静。他刚一出来，就听大门外边有脚步声，他知道是敌人来到了。刚想回身再躲避起来，早就有一个特务领着一个日本兵闯进了院里来。

进院里来的这个特务年纪不大，身子不高，长得猴头猴脑，手里提着一支合子炮，进来就用枪指着赵连荣尖声尖气地喊：“站住！哪儿跑？再跑就撂死你！”后边跟着的那个日本兵，两手端着“三八式”步枪，带着明晃晃的刺刀。他咧着咀，瞪着眼，凶狠得就象个恶鬼。他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问着：“你的，什么的干话？老头子，哼？”赵连荣知道走不脱了，竭力沉着镇静：“我是老百姓，房子都给烧了，还不许家来看看吗？”他的话刚说完，这个特务窜上来，“啪！啪！”就打了老头子两个咀巴，“你当我不知道你是抗属？你的儿子叫赵保中，他是八路军的营长。你说是不是？”这两个咀巴，打得赵连荣心里火烧火燎的难受，他真想还给他两巴掌，可是想了想，他忍耐住了，使劲地压着怒气，“先生，你认错了。”这个特务“嘿嘿”冷笑了一声，“我认错了？你敢说你不是抗属吗？你敢说你不是赵连荣吗？”

赵连荣想把敌人顶回去，可是又不愿意否认这个光荣的称呼，让敌人以为你是胆小害怕了！怎么回答才好呢？

一时想不出话来。特务又是一声冷笑：“老东西，你的骨头烧成灰儿，我也能认出你来！你那房上长着几棵草我都知道。今儿在这儿被皇军包围住的，就有你的儿子赵保中。好鬼啊！他们打死了皇军一千多人，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跑了。可是，他们有一些伤号走不了，他们现在在哪儿藏着你一定知道，要不，你跑进村来干什么？趁早儿说出来，饶你的老命，要是敢不说，你瞧见了没有，我这二拇手指头一动，就要了你的命！”

赵连荣一听，特务对他知道得这么清楚，他不想再多说话了，只是说：“伤号，我一个也不知道。”特务一听他说不知道，就又上来打。这一回老头儿有了准备，把身子一扭，没有让特务打着。他知道特务还得打他，他就倒退了几步，一眼看到了他的榆木锄把，心里一动，暗暗想着：你个狗娘养的！你要再打我，我就抄起这家伙来跟你拚一拚。不想叫特务看破了他的主意，还没有等他靠近锄把，特务早走过去把那家伙抓起来了：“哈哈！你也有武器啊！好，我先使唤使唤它。”说着就把盒子炮往腰里一插，举起锄把照着赵连荣的脑袋就要打。

这时候，那个日本兵上来用枪一挡，他对着特务“哇啦”了一声：“慢慢的，打死就不能说了。叫他说的。”特务一看，就没有敢打，可是他的锄把也不好意思放下来，于是就举着锄把，逼着问：“你说出来不打你，八路军的伤号藏在谁家了？”赵连荣还是说：“不知道。”“不知道我可打啦！”“打也是不知道。”“你再说个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特务火极了：“我叫你不知道。”摸头盖顶就是一家伙，赵连荣把脑袋一闪，正打在他的肩膀上。他“哼”了一声，就坐在地下了。特务刚想打第二下，日本兵又上来拦住了。



为什么这个日本兵又拦住不讓打呢？因为他听到牛棚里边有动静，他以为里边有人，可是他不敢进去，用枪指着，叫特务进去。他对着特务努了努嘴，低声說：“里边的看看。”这个特务也不敢进去，分明是害怕，可是他还假装着胆子大，就听他怪声地惊叫着：“八路！出来，出来，知道你在里边藏着了。出来缴枪不杀，你要不出来，等着进去把你抓出来，可就別說对不起你了。”喊了半天，里边也沒有动静。这功夫，日本兵又逼着他进去，特务还是不敢进，又喊叫：“你出来不出来？不出来可放火烧房啦！出来，出来。”他是光詐唬不敢往前迈腿。

說到这儿，大家一定想知道史更新在牛棚里怎么样了。

史更新是八路军正规兵团的一个排长，是一位身經百战的勇士。他不光是有战斗技术，有战斗經驗，越是到了紧急危险的关头，他越沉着。当敌人在院子里折騰的时候，史更新就在牛棚里輕輕地把草拨拉开，悄悄地找寻武器。他想，牛棚里最好的武器是剗草的剗刀。他对赵家这把剗刀是很熟悉的，沒有費事儿就把它找到手了。他拿起这把剗刀来，心里有了主意，暗暗地說：兔崽子！只要你敢进来，我就先劈了你！劈一个夺过一支枪来，我就有了办法。于是他手提着剗刀就在門旮旯后头一站，单等着敌人进来。当特务打赵連荣的时候，他試了好几試，想出去跟敌人干一干。可是，他听着敌人距离屋門口有七八步远，又觉着这样出去，恐怕不行；我一刀只能劈一个，敌人要开枪打死我倒不要紧，可就怕的是赵大伯也活不成。想到这儿，他就又耐着性子等着。这功夫特务喊叫起来了。怎么办呢？他怀疑被敌人发觉了，又冷靜地听了听，特务是瞎詐唬哩。他知道，凡是这么瞎詐唬的就是胆小鬼，可是詐唬詐唬要沒有动静，